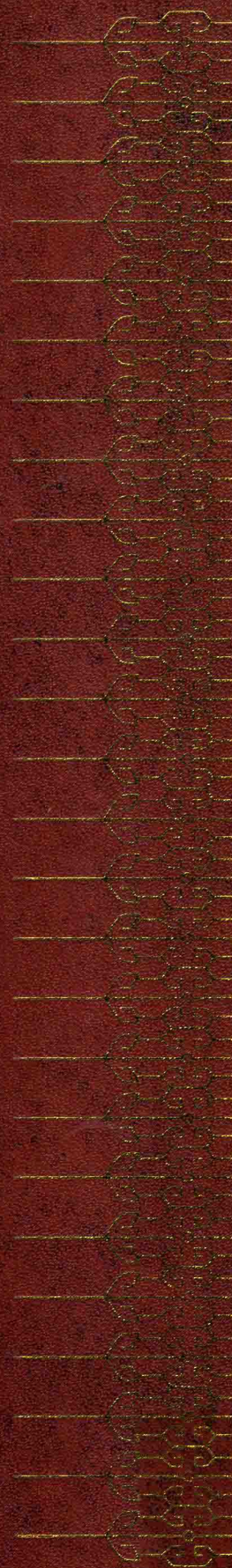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大典



建築總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華大典. 民俗典. 物質民俗分典/白化文總主編;
王娟分典主編. —北京:北京日報出版社, 2017. 10
ISBN 978-7-5477-2691-4

I. ①中… II. ①白… ②王… III. ①百科全書—中
國②風俗習慣—中國 IV. ①Z227②K8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173589 號

中華大典·民俗典·物質民俗分典

出版發行: 北京日報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三條 8-16 號東方廣場
東配樓四層

郵 編: 100005

電 話: 發行部: (010)65255876 65251756

總編室: (010)65252135

制 版: 江蘇鳳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

經 銷: 各地新華書店

版 次: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開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張: 144.25

字 數: 4380 千字

定 價: 2200.00 圓(共 3 冊)

ISBN 978-7-5477-2691-4



9 787547 726914 >

版權所有, 侵權必究, 未經許可, 不得轉載

定價: 2200.00 圓(共 3 冊)

《中華大典》辦公室

主 任：于永湛

副 主 任：伍 傑

姜學中

編 審：趙含坤

崔望雲

馮寶志

宋志英

谷笑鵬

裝幀設計：章耀達

《中華大典·民俗典》編輯部

主 任：王小雲

責任編輯：王小雲

助理編輯：翦 萌

特邀編輯：胡雙寶

特邀校對：江蘇鳳凰制版有限公司校對組

綜論

《周易·繫辭》 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。蓋取諸《大壯》

《國語·晉語》 趙文子爲室，斲其椽而榑之，張老夕焉而見之，不謁而歸。文子聞之，駕而往，曰：「吾不善，子亦告我，何其速也？」對曰：「天子之室，斲其椽而榑之，加密石焉。諸侯榑之，大夫斲之，士首之。備其物，義也；從其等，禮也。今子貴而忘義，富而忘禮，吾懼不免，何敢以告。」文子歸，令之勿榑也。匠人請皆斲之，文子曰：「止！爲後世之見之也，其斲者，仁者之爲也，其榑者，不仁者之爲也。」

《墨子·節用》 子墨子曰：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，就陵阜而居，穴而處，下潤濕傷民。故聖王作，爲宮室。爲宮室之法，曰：室高足以辟潤濕，邊足以圉風寒，上足以待雪霜雨露，宮牆之高，足以別男女之禮。謹此則止。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，不爲也。

《禮記·禮運》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，冬則居營窟，夏則居橧巢。未有火化，食草木之實，鳥獸之肉，飲其血，茹其毛。未有麻絲，衣其羽皮。後聖有作，然後脩火之利，范金合土，以爲臺榭、宮室、牖戶，以炮以燔，以亨以炙，以爲醴酪；治其麻絲，以爲布帛。以養生送死，以事鬼神上帝。皆從其朔。

《漢書·卷二五《郊祀志》 明年，幸泰山，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日祀上帝於明堂，（後每）（毋）修封。其贊饗曰：『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，周而復始。皇帝敬拜泰一。』東至海上，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，莫驗，然益遣，幾遇之。乙酉，柏梁災。十二月甲午朔，上親禪高里，祠后土。臨勃海，將以望祀蓬萊之屬，幾至殊庭焉。

上還，以柏梁災故，受計甘泉。公孫卿曰：『黃帝就青靈臺，十二日燒，黃帝乃治明庭。明庭，甘泉也。』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。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，甘泉作諸侯邸。勇之乃曰：『粵俗有火災，復起屋，必

以大，用勝服之。」於是作建章宮，度爲千門萬戶。前殿度高未央。其東則鳳闕，高二十餘丈。其西則商中，數十里虎圈。其北治大池，漸臺高二十餘丈，名曰泰液，池中有蓬萊、方丈、瀛州、壺梁，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。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。立神明臺、井幹樓，高五十丈，輦道相屬焉。

漢·佚名《三輔黃圖》序 《易》曰：『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，蓋取諸《大壯》。』

三代盛時，未聞宮室過制。秦穆公居西秦，以境地多良材，始大宮觀。戎使由余適秦，穆公示以宮觀。由余曰：『使鬼爲之，則勞神矣。使人爲之，則苦人矣。』是則穆公時，秦之宮室已壯大矣。

惠文王初都咸陽，取岐、雍巨材，新作宮室。南臨渭，北逾涇，至於離宮三百。復起阿房，未成而亡。

至始皇并滅六國，憑藉富彊，益爲驕侈，殫天下財力，以事營繕。項羽入關，燒秦宮闕，三月火不滅。漢高祖有天下，始都長安，寔曰西京，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。

至孝武皇帝，承文、景菲薄之餘，恃邦國阜繁之資，土木之役，倍秦越舊，斤斧之聲，舂錘之勞，歲月不息，蓋聘其邪心以夸天下也。

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築一臺，新一門，必書于《經》，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。

今哀採秦、漢以來宮殿、門闕、樓觀、池苑在關輔者著于篇，曰《三輔黃圖》云，東都不與焉。

唐·李涪《刊誤》卷下《繕完葺牆》 《左傳》：『子產壞客館之垣，以納車馬。』士文伯讓之曰：『繕完葺牆，以待賓客。若皆毀之，何以供命。』予謂：垣壞，葺之而已。今云繕牆，豈古人於文理如此不達邪？所疑字誤，遂有繁文。予輒究其義，是繕字葺牆，以待賓客。此則本書字誤爲完。《書》曰：『峻宇雕牆。』足以爲比況，上文云『高其閑闕，厚其垣牆。』又曰：『司空以時平易道路，填館宮室，如此足以待賓客，豈徒葺牆，而可崇大諸侯之館哉。』

宋·陶穀《清異錄》卷下 《金迷紙醉》 雍醫孟斧，昭宗時常以方藥入侍。唐末，竄居蜀中，以其熟於宮故，治居宅法度奇雅。有一小室，窗牖煥明，器皆金紙，光瑩四射，金采奪目。所親見之，歸語人曰：『此

室暫憩，令人金迷紙醉。」

宋·龐元英《文昌雜錄》卷六 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。四時皆然，如春捺鉢之類是也。不曉其義。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，余充接伴使，因以問師儒，答云：「是契丹家語，猶言行在也。」

宋·袁文《甕牖閒評》卷六 今人呼庭宇、院宇、宇下，乃《易》所謂「上棟下宇」者。宇下，屋檐是也，見《左氏傳正義》。廳後屋，人多呼為主廊，其實名貯廊。《澠水燕談》云：「是時會議於玉堂後貯廊。」

宋·林越《兩漢傳言》卷八前集 《相如傳》：「居列東第。」師古注：「東第，甲宅也，居帝城之東，故曰東第。」《夏侯嬰傳》：「賜嬰北第一。」注：「北第者，近北闕之第，嬰最第一也。」《平王后傳》：「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宮。」注：「本是莽第，以皇后在是，因呼為宮。」

宋·魏了翁《古今考》卷二七 《舜典》「羣后四朝」注：「各會朝於方岳之下。」《周禮》「朝覲，會同宗遇于王，春秋來朝」，《禮記》「一不朝，再不朝，皆虛字也」，所謂朝見、朝會、朝謁之禮也。《周禮·天官宰》：「夫掌治朝之法。」注：「治朝在路門之外，司士掌焉。」王入內朝，皆退。」注：「王入路門內朝，朝者皆退。」「小司寇，掌外朝之政。」注：「外朝，在雉門之外。」「天子有五門三朝。」五門者，路門也，應門也，臯門也，雉門也，庫門也；三朝者，內朝也，治朝也，外朝也。治朝與內朝而二，皆稱內朝。《玉藻》曰：「路寢聽政曰退適小寢。」路寢，大寢也，正寢也。此謂諸侯亦有三朝也。路寢即治朝也，小寢即燕寢也。今之州治大廳，正寢也，小廳，小寢也，別府堂宅，燕寢也。與古微不同。大小廳聽政，治事之所也。古卿大夫亦有內朝、外朝，猶大廳、小廳也。曰立朝，曰造朝，曰臨朝，曰眎朝，曰朝位，曰朝廷，皆實字也，地名也。辨此，則可以論古今之朝禮、朝位矣。

明·朱元璋《居處僭分》 民有不安分者，僭用居處器皿、服色、首飾之類，以致禍生遠近，有不可逃者。詰至，一切臣民所用居處、器皿、服色、首飾之類，毋得僭分。敢有違者，用銀而用金，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紵絲紗羅，房舍棟梁不應彩色而彩色，不應金飾而金飾，民之寢牀船隻不應彩色而彩色，不應金飾而金飾，民牀毋敢有暖閣而雕鏤者，違誥而為之，事發到官，工技之人與物主各各坐以重罪。嗚呼！天尊地卑，理勢之必

然，富貴貧賤，神明之鑒焉。有德有行者至於貴，陰鷲無疵者至於富，德行俱無，陰鷲杳然，刁頑奸詐至於賤。此數說也，宰在天地鬼神，馭在馭世之君。所以官有等差，民有富貧，而至賤者也豈得易為而用之乎！

明·楊慎《丹鉛總錄》卷六《反玷》 反玷，鄭注為玷在兩楹之間，反爵其上。玷字從土，而云在兩楹之間，豈常設與？按《郊特牲》：「旅樹反玷。」《內則》曰：「士於玷。」《明堂位》曰：「反玷出尊，崇玷康圭。」《士虞禮》：「饌於西玷上。」則累土為之，皆可名玷，而玷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，非必反爵之處也。鄭氏以玷之反，異於經文矣。《汲冢書》曰：「四阿反玷。」注：「外向室也。」反主玷言，非主爵言也。據《禮記》反玷與臺門相連，《汲冢書》反玷與四阿相連，《論語》反玷與樹塞門相連，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。右黃東發之說如此。按《說文》無店字，玷即店也。今外向之室，若宋時行在所之驕驥院、牛羊司也。

又卷二三 《爾雅》曰：「坳謂之玷。」注：「在堂隅。玷，端。」疏：「玷者，堂角也。一名坳。」又曰：「玷名見於《經》《傳》者有三：《禮·明堂位》「反玷出尊」、「崇玷康圭」及《論語》「邦君為兩君之好，有反玷」。此三者在兩楹之間，以土為之，非《經》所謂也。」案：《既夕禮》云：「設於東堂下，南順，齊於玷。」《士冠禮》云：「爵弁皮弁，緇布冠，各一匱，執以待於西玷南。」則此《經》所謂也。鄭注云「玷在堂角」，然則堂之東南角為東玷，西南角為西玷。故郭云：「在堂隅，玷，端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玷，屏也。坳，垣也。」引《詩》「乘彼坳垣」。《諸經正義》：「玷，古文店字。」陳祥道《禮書》曰：「玷者，以土為之。《記》曰「反玷出尊」，《語》曰「邦君為兩君之好，有反玷」，此反爵之玷也。《記》曰「崇玷康圭」，此奠玉之玷也。《士冠禮》「爵弁皮弁，緇布冠，各一，執以待於西玷南」，《大射》「將射工遷於下，東玷之東南」，《士喪禮》「牀第夷衾饌於西玷南」，《既夕禮》「設於東堂下，南順，齊於玷」：此堂隅之玷也。蓋兩君相同於廟，尊於兩楹之間，反爵之玷，出於尊南，故曰出尊。《鄉飲酒》是鄉大夫禮，尊於房戶間，《燕禮》燕其臣，尊於東楹之西，皆無玷。特兩君相見，尊於兩楹間，有玷。管仲之反玷，故孔子譏之。又於其南為之崇玷，以安玉焉，故曰康圭。度食之玷，在房堂隅之玷，在北陳。《爾雅》曰「坳謂之玷」，郭璞曰「玷，坳也」，此堂隅之玷

也。《鄉飲》《鄉射》《燕禮》皆奠爵於簠，則反爵於玷，特兩君相好之禮也。《聘禮》公受玉於中堂與東隅之間，賓出公側，授宰玉，而不康之於玷，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。鄭康成解康爲亢，非也。按陳氏說玷義爲詳，惟失引《汲冢書》「回阿反玷」，此外向之玷也。

明·周祈《名義考》卷三《甲第》 漢高詔，列侯食邑者，皆賜大第室。孟康曰：「有甲乙次第，故曰第，第非室也。」《初學記》：「出不由里門，面大道者，名曰第。爵雖列侯，食邑不滿萬戶者，不得作第。第非通稱也。武帝爲霍光治第，遂以第爲室。」羊祜《與從子琇書》曰：「既定邊事，當角巾東第。」遂以第爲通稱。田蚡治宅，甲諸第。遂有甲第之稱。漢設甲乙科射策，中者謂之高第，亦謂之甲第。隋唐以來進士諸科，又有及第之目，是科目亦謂之甲第。又物品高者謂之上第。《漢書》：「四方貢獻，皆先輸上第於冀。」

明·陸容《菽園雜記》卷四 凡空屋久閉者，不宜輒入，宜先以香物及蒼木之類焚之。俟鬱氣發散，然後可入。不然，感之成病。久閉智井窰，尤宜慎入。御醫徐德美寓京日，家人方春入花窰。窰深，久不起，疑之，又使一人入焉，亦久不起。然炬照之，二人皆死其中，蓋鬱毒中之也。

明·鄭明選《批言》《詩》：「夏屋渠渠。」朱子注云：「夏，大也。渠渠，深廣貌。」《羣玉》云：「夏屋，古注大俎，食具，作巨室用，非。」《丹鉛錄》亦云：「愚謂夏屋固大俎狀。」《楚詞》云：「夏屋廣大沙堂秀。」陸士衡《連珠篇》云：「震風洞發，則夏屋有時而傾。」豈可亦以爲大俎乎。要是，兩解俱通，未可專以大屋爲非也。

明·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卷二四《賬房》 今北方所用賬房。即古穹廬也，其小如屠蘇團蕉者，則移屯下營，及士大夫居恆於郊坰射獵宴飲諸事，靡不需之。至其大者，可容千人。關陝及近虜諸邊。文武大臣按行塞上，每遇程頓之所，輒張設羅列，如隋煬帝離合木城，大將節樓，士卒次舍，靡不畢備，然多以布帛爲之。惟虜中大酋，方以氊禦寒，妻妾子女。以及牛馬羊駝，俱寢食其中，如今宣府、大同邊口，某一路兵馬。值其酋賬房是也。至本朝大內間亦有之，偶供賞花較獵之用，未有絕大者。惟正德九年九月，陝西守臣奉上命置花氊賬房，凡一百六十二間，重門、堂廡、庖廐、廁溷、影壁、圍幙、氊毬之屬俱備，又有游幸、出哨、聲息

諸名號舍。先是以紙裁成式，頒示彼中，踰年始成，自是上郊祀青城。亦坐卧此中，不復御齋宮，其他巡幸可知矣。又最華侈者，無如貂帳，嘉靖辛酉冬西內之火，亦上與尙妃在小貂賬房秘戲而熾。至其後則江陵當國，遼左帥臣各緝貂爲帳，其中倚榻橙机，俱飾以貂皮，初冬即進，歲歲皆然，其後習以爲例。近聞兵部大堂及兵科亦得之矣。賬房爲廣野所必需，江南則畫錦文螭，敝若華堂，迅如奔馬，安所用之。

明·計成《園治》卷一《卷》 卷者，廳堂前欲寬展，所以添設也。或小室欲異人字，亦爲斯式。惟四角亭及軒可并之。

清·李漁《閒情偶寄》卷八《居室部·房舍》 人之不能無屋，猶體之不能無衣。衣貴夏涼冬煖，房舍亦然。堂高數仞，椳題數尺，壯則壯矣，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。登貴人之堂，令人不寒而慄，雖勢使之然，亦寥廓有以致之。我有重裘，而彼難挾纊故也。及肩之牆，容膝之屋，儉則儉矣，然適于主而不適于賓。造寒士之廬，使人無憂而歎，雖氣感之乎，亦境地有以迫之。此耐蕭疎，而彼憎岑寂故也。吾願顯者之居，勿太高廣。夫房舍與人，欲其相稱。畫山水者有訣云：「丈山尺樹，寸馬豆人。」使一丈之山，綴以二尺三尺之樹。一寸之馬，跨以似米似粟之人，稱乎？不稱乎？使顯者之廬，能如湯交之九尺十尺，則高數仞爲宜，不則堂愈高而人愈覺其矮，地愈寬而體愈形其瘠，何如略小其堂，而寬大其身之爲得乎？處士之廬，難免卑隘，然卑者不能聳之使高，隘者不能擴之使廣，而污穢者，充塞者則能去之使淨，淨則卑者高而隘者廣矣。吾貧賤一生，播遷流離，不一其處，雖債而食，賃而居，總未嘗稍污其座。性嗜花竹，而購之無資，則必令妻孥忍飢數日，或耐寒一冬，省口體之奉，以娛耳目。人則笑之，而我怡然自得也。性又不喜雷同，好爲矯異，常謂人之葺居治宅，與讀書作文，同一致也。譬如治學業者，高則自出手眼，創爲新異之篇。其極卑者，亦將讀熟之文，移頭換尾，損益字句，而後出之，從未有抄寫全篇，而自名善用者也。乃至興造一事，則必肖人之堂以爲堂，窺人之戶以立戶，稍有不合，不以爲得，而反以爲恥。常見通侯貴戚，擲盈千累萬之資，以治園圃，必先諭大匠曰：亭則法某人之制，樹則遵誰氏之規，勿使稍異。而操運斤之權者，至大廈告成，必驕語居功，謂其立戶開牕，安廊置閣，事事皆倣名園，纖毫不謬。噫，陋矣。以構造園亭之勝

事，上之不能自出手眼，如標新創異之文人。下之至不能換尾移頭，學套腐爲新之庸筆，尙囂囂以鳴得意，何其自處之卑哉？予嘗謂人曰：生平有兩絕技，自不能用，而人亦不能用之，殊可惜也。人問絕技維何？予曰：一則辨審音樂，一則置造園亭。性嗜填詞，每多撰著，海內共見之矣。設處得爲之地，自選優伶，使歌自撰之詞曲，口授而躬試之，無論新裁之曲，可使迥異時腔，即舊日傳奇，一概刪其腐習而益以新格，爲往時作者，別開生面，此一技也。一則創造園亭，因地制宜，不拘成見，一棧一橋，必令出自己裁，使經其地，入其室者，如讀湖上笠翁之書，雖乏高才，頗饒別致，豈非聖明之世，文物之邦，一點綴太平之具哉？噫，吾老矣，不足用也。請以崖略，付之簡篇，供嗜痴者採擇。取其一得，如對笠翁，則斯編實爲神交之助爾。

土木之事，最忌奢靡。匪特庶民之家，當崇儉朴，即王公大人，亦當以此爲尙。蓋居室之制，貴精不貴麗，貴新奇大雅，不貴纖巧爛熳。凡人止好富麗者，非好富麗，因其不能創異標新，舍富麗無所見長，只得以此塞責。譬如人有新衣二件，試令兩人服之，一則雅素而新奇，一則輝煌而平易，觀者之目，注在平易乎？在新奇乎？錦綉綺羅，誰不知貴，亦誰不見之？縞衣素裳，其制略新，則爲衆目所射，以其未嘗睹也。凡予所言，皆屬價廉工省之事，即有所費，亦不及雕鏤粉藻之百一。且古語云：『耕當問奴，織當訪婢。』予貧士也，僅識寒酸之事。欲示富貴，而以綺麗勝人，則有從前之舊制在。

新制人所未見，即縷縷言之，亦難盡曉，勢必繪圖作樣。然有圖所能繪，有不能繪者。不能繪者十之九，能繪者不過十之一。因其有而會其無，是在解人善悟耳。

清·趙吉士《寄園寄所寄》卷七引《調言長語》詩詞中有『院落』、『籬落』、『村落』、『部落』。落，居也。唐宮中巷有野狐落，又有碧落。

清·沈自南《藝林彙考·棟宇篇》卷七《筠軒釋略》：『魯人夜迷行路，望田中有大宅，遂叩門求宿，婦人延入，設酒至醉，寢。明旦視之，身在田塍上，傍有一螺，大如斗，心甚惡之，因吐，出皆泥也。今人因此，自謙其居爲蝸舍也。又魏隱者焦先，作舍，形如蝸牛，稱蝸牛廬。』

清·金埴《巾箱說》古之稱闕里者，其說各異。所言二石闕曰闕

里，其謬遠矣。漢稱孔子闕里，無故荆棘自除，從講堂至里門，此說近是。自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號稱素王，闕里者，素王之庭除也。歷代之庭，曰帝闕，曰金闕，曰玉闕，曰鳳闕，曰魏闕，曰闕下，皆帝庭之稱也。聖人之庭曰闕里，諸弟子所以尊聖人，乃別羣祀之稱也。按劉熙《釋名》：『闕，闕也。在門兩旁，中央闕然爲道也。』崔豹《古今注》：『人臣至此，則思其所闕，故謂之闕。』金埴曰：凡讀孔子之書者，一至闕里，則亦思其所闕也。

清·程瑤田《通藝錄·釋宮小記·臣入君門述》《論語》：『立不中門』，不敢當君出入所由處也。門謂自外向內右扉之門，君臣出入并由是門。中門者，右扉根闌之間，臣下不得由之。臣下之所由在闌東而拂闌，《曲禮》所謂『士、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』是也。

《玉藻》：『君入門，介拂闌，大夫中根與闌之間，士介拂根。』鄭氏注云：『此謂兩君相見也。』『君入必中門，上介夾闌，大夫介，士介，雁行於後，示不相沿也。君若迎聘客，賓者亦然。』此所謂中門，主則右扉之門，賓則左扉之門，亦自外向內言左右也。孔疏：『崔氏、皇氏并云：『君必中門者，謂當根闌之中，主君在闌東，賓在闌西。主君上擯在君之後，稍近西而拂闌，賓之上介在賓之後，稍近東而拂闌，大夫擯介各當君後，在根闌之中央。』義或當然，今依用之。』夫曰『君入必中門』，是中根與闌之間也。而大夫之爲次介者亦得與君同，是何也？上介近君，相隨而行，不得踰君行之蹟。至於次介、末介，以次雁行，次介於君中隔上介，與君之蹟相遠。體窮則變，變則通，所不嫌也。

《特牲饋食禮》：『嗣舉奠。』鄭氏云：『大夫之嗣子不舉奠，辟諸侯。』明士不辟諸侯，中有所隔也。此其例也。夫豈謂臣之入也可中門耶？《玉藻》又言『賓入不中門』，鄭氏《聘禮注》引而釋之曰：『此賓謂聘卿、大夫也。門中，門之正也。不敢與君并由之，敬也。』此『入不中門』又兼不并由之義，蓋尊卑之分凜然也。鄭注又云：『介與擯者雁行，卑不踰尊者之蹟，亦敬也。』然則卑者之於所尊遞降則遞相敬，士於大夫，大夫於卿，莫不皆然。故隨君以入，行必雁行，不以同爲臣而少假借者，所以明尊卑也。惟卿、大夫、士之尊卑不可踰，乃益以見君之尊也。然則『大夫中根與闌之間』，其不嫌於與君同者，亦事之所必然，夫

豈苟焉已哉？此可以得先王制禮之意矣。

又《當阿義述》《鄉射禮·記》：「序則物當棟，堂則物當楣。」注云：「是制五架之屋也。正中曰棟，次曰楣，前曰阿。」《士昏禮》：「賓升西階，當阿。」注云：「阿，棟也。入堂深，示親親。今文『阿爲阿』。」據注，所謂棟也，楣也，阿也，皆謂持柱之大木橫於上者也，今通謂之梁。瑤田以爲不然，曾著《棟梁義述》以明之。

夫上古巢窟，聖人變而爲屋，疑中安一柱，以衆材架之如蓋，其形圓。今蒙古包，疑上古之遺制。然聞之，中不安柱矣。分而言之，上半東然謂之棟，下半于然謂之字，所謂上棟下字也。輪人爲蓋，上尊字卑，即棟字之義也。『棟』有由義，《說文》云：「宙，舟輿所極覆也」，非謂其蓋與？後變圓爲方，分之爲兩下，尊者爲四注。上半曰棟，襲古名也；下半曰楣，如眉之列於前，蓋即古之字也。謂之阿者，阿曲處在楣。楣視棟稍仰以啓明，俯仰之間必小阿曲，且四注者有角，必阿曲乃可向上，故又謂楣爲阿也，韋昭《國語注》：「西阿，西榮也。」鄭氏《士冠禮》諸篇注「東榮」皆曰「屋翼」。翼謂反宇，不阿曲，宇安得反之爲翼？則阿之在楣審矣。屋翼蓋檐角之飛起者，故司馬彪注《莊周書》曰「阿，屋曲檐也」，《子虛賦》「曲榮」郭璞注云「屋南檐也」。楣接兩楹，故持楹之橫木襲其名曰楣；棟接兩中柱，故持中柱之脊木襲其名曰棟。曰棟，曰楣，襲其名可也，而非其正名也。

阿之言閣也，鄭注《檀弓》「閣」爲「阿藏」之義，孔冲遠以爲「架橙之屬」。架橙之名，大小可通。持柱橫木，其大者也，五架之屋。曰棟，曰楣者，襲古象形之名，曰阿者，言其施用之義。其實三事互足。棟後楣前，次固不紊。阿在楣前，亦非可爲典要也。第鄭氏以棟釋阿，又云「今文『阿』爲『阿』」。據今文，則近楣遠棟，一也。據西阿爲西榮，東榮爲屋翼，南榮爲南檐，阿又爲曲檐，則在宇不在棟，二也。據射物施於序則當棟，於堂則當楣，昏禮行於堂則當阿，不得謂非當楣，三也。據「當阿東面致命，主人阼階上，北面再拜，授於楹間南面」，依文義賓主并在階上，不得入堂深，決阿爲楣，四也。據此四說，義足互明。且主人在阼階上接賓，賓乃獨入堂深而至於棟，賓主不相對，於授受行禮不順不便，必無之理也。案：《儀禮》賓主在階上，即君臣皆對立行禮，不參差。且五架屋之

前爲阿也，《士昏禮》之「阿」今文亦以爲「阿」，阿之爲言閣也。《子虛賦》：「高廊四注，重坐曲閣。」四注非宇而何？曲閣非阿而何？古詩云「阿閣三重階」，言屋之垂於階上者爲阿閣者，豈非明證乎？

《子虛》又以爲高廊，廊亦宇也。《莊子》「高名之麗」，「高名」猶云「高明」。《列子》之「梁欄」，《說文》之「屋麗廡」，皆與「廊」爲一聲之轉。今木工呼五架屋，自脊以下曰櫺，曰步，曰廊。脊南曰櫺，柱曰櫺柱，櫺南曰步，步南曰廊。櫺如衣櫺，步如行步，對北堂爲背而名之，陸士衡詩「焉得忘憂草，言樹背與櫺」是也。而顏師古非笑之，謂其欲以是草種之身體前後耶？古人譬況之辭，望文而生，不可典要。然則前架名廊，豈以其於茲啓明，殆亦《莊子》「高名」之義與？木工所秉，皆高會規矩。其人愚鄙，不曉文義，夫有所受之，不容誣也。《子虛賦》曰：「步櫺周流。」師古注云：「言其下可行步，即今之步廊也。」此則推廣言之，凡堂下周列有屋者統可云步廊，亦如《子虛賦》於「華榱璧璫」之下接云「輦道纒屬」。師古以爲「輦道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」，余謂如今甬道之有天棚，即閣道之遺與？蓋架橙爲屋即謂之閣，今重屋樓居謂之閣上，亦名之相因緣者也。頃閱《博雅·釋室》云：「棚，閣也。」《通俗文》：「連閣曰棚。」余言適與之合。然則宮室之蓋於上者，通謂之閣。閣、蓋，一聲之轉也。當檐處阿曲而仰，故謂之曲閣，亦謂之阿閣也。又「樓」與「麗廡」字同，昔以啓明，今以居人，積漸之勢然也。

又《堂階等級庶人亦有廉地之別議》 昔余外舅雅士翁語瑤田曰：「近世人家造屋，有堂、庭不分，廉與地平者，此大非法也。」瑤田聞之悚然。乃紬繹其義而議之曰：「堂爲一屋主地，凡吉凶諸大禮於堂行之。辨上下，定尊卑，此其象也。故《禮器》曰：『天子之堂九尺。諸侯七尺，大夫五尺，士三尺。』薛綜注《東都賦》曰：『殿高九尺，階九齒。』然則諸侯以下，七齒、五齒、三齒，皆與堂高相應也。庶人之堂雖不見《禮器》，然以士三尺差之，降殺以兩，當高一尺，以示廉與地之分。近世巨室大廈，有無階者，上下不分，尊卑無等。其家子弟卑幼，必有不循禮法，犯上亡等，一切擅專不稟命之事，以致敗家喪身，厥咎匪小。其在《洪範》，庶徵一疇，休咎不爽。若堂地一平，是明明示以尊卑無別之象於衆著之地，其爲咎徵，庸有幸乎？余案：賈誼《治安策》云：『人主之尊譬如

堂，羣臣如陛，衆庶如地。故陛九級上，廉遠地，則堂高；陛無級，廉近地，則堂卑。高者難攀，卑者易陵，理勢然也。故古者制爲等列，公、卿、侯、伯，延及庶人。等級分明，而天子加焉，故其尊不可及也。」此以堂比天子，與臣下分貴賤。而陛又多其等級，則臣下復有貴賤之分。至於庶人，去陛爲地，抑又賤矣。尊卑上下之差，凜乎其不可犯也。今衆庶之家，父子祖孫，至親之屬，尊卑上下之差無一家無之。至於僕從輩，由親及賤，益又顯有等差。是庶人亦有堂地之分也，然其堂當高一尺，與士之三尺相差，堂止一尺，亦窮於勢而已矣。顧雖止一尺，已高於地一尺，廉地之別秩然不可溷淆如此。今之大廈必士大夫之家也，乃至堂地一平胡可訓乎？此事人皆忽之。余竊有聞，懼其敗壞世教，所關非淺鮮也，據禮推廣言之，以爲是議云。

又案：《說文》：「陛，升高階也。」《玉篇》則曰「天子階也」。天子九級，然後名陛。諸侯七級以下，皆不得有陛名。然昌黎《曹成王碑》辭曰「王亦有子」，「蹶蹶陛陛」。解者謂陛階猶比比，比比然衆多層次之象也。故雖陛名天子專之，而諸侯以下，堂階層疊，亦未嘗無陛之義。不敢呼陛者，避天子也。

又案：蔡邕《獨斷》：「天子必有近臣，執兵立於陛側，以戒不虞。」余解《顧命》四人執戈夾兩階祀，曾著《圖說》，謂祀爲拚階齒而輔之者，明夾祀是夾於階側，以防不虞。《說文》「階」、「陛」互釋。階側、陛側，非有二處；執戈、執兵，非有二情。則《獨斷》之云正可據之以爲余解《顧命》之佐證矣。因說堂階，乃附及之。

清·辛紹業《敬堂文稿·大夫士房室考》 天子、諸侯左右房，大夫、士有東房，無西房，此鄭、賈義也。見《大射禮》及《公食大夫禮注疏》。陳祥道《太常禮書》、朱子《儀禮釋官》皆疑其不然。近世江慎修《鄉黨圖考》決以爲大夫、士亦左右房。張惠言《儀禮圖》因繪爲圖。今以經證之，鄭義固未盡確，而疑之者亦有未詳也。考陳氏所引《鄉飲酒禮》「薦脯五挺出自左房」，《鄉射禮》「籩豆出自東房」，皆鄉學之制，非大夫之宮，且但言左房東房，而無右房西房之文，焉可爲鄭、賈難？惟朱子引《聘禮》：「君使卿還玉於館，賓退，負右房而立。」維時賓館於大夫之廟，亦言右房，則謂大夫無右房者非也。賈《疏》謂賓不在大夫廟，於正客

館，故有右房。考經於「歸饗饋」節，明云「及廟門」，謂非廟可乎？若士之制，則有異。《士冠禮》言房者十二，《士昏禮》言房者十五，《士喪禮》言房者六，《士虞禮》言房者四，俱無一語及右房，則謂士亦有右房者非也。惟《特牲饋食禮》言房者十二，言東房者二，似與賈《疏》言東房對西房之義合。然士本東房西室，則言房可，言東房亦可，不得如賈《疏》之說。如今人言東書屋者，不必定有西書屋，言北書屋者，不必定有南書屋也。且賈氏於《大射禮》既云人君左右房，故云左房，對大夫、士東房，故云東房。不言左，以無右所對。故而於《公食大夫禮》又云：「天子諸侯言東房對西房，若大夫、士直有東房，故直云在房。」一人兩說，焉足爲據？陳氏、朱子俱爲賈《疏》所誤，故未別言士無右房耳。若江氏謂東房西室，不成制度，此尤不然。古人堂後爲室，室兩旁爲房，以一堂之廣，分爲室與東西房。士宮制既小，室中迫狹，故去西房之壁，而通爲一室。江氏誤以爲房室中分，張氏圖如此。故其辭云。然則亦未明乎此制也。

清·郝懿行《證俗文》卷六 宇宙 《說文》：「宇，屋邊也。」案：邊即檐。《淮南·覽冥訓》高誘注：「宙，棟梁也。」案：《說文》：「宙，舟輿所極覆也。」似未明。蓋宇宙字俱从宀，本是宮室之象，天覆地載，有似穹廬，因稱天地間曰宇宙。《淮南·覽冥訓》「燕雀佼之，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」，是正解也。至《齊俗訓》「往古來今」謂之宙，「四方上下」謂之宇，是旁訓，非正義矣。

清·俞正燮《癸巳類稿》卷三 鄉射堂義 周制，堂北楣以北中爲室，有戶牖，東西爲房，大夫士則惟中室及東房，即左房，無西右房也。其不依宋李如圭《儀禮釋官》東房西室者，《爾雅·釋宮》云「戶牖之間謂之辰，其內謂之家」，則室必在中。《士昏禮》有室、有房，知是中室東房也。鄉學，堂有室、有左房，其西北爲明間；州學下於鄉，其堂無人房，鄭注以爲樹，即《爾雅·釋宮》所謂「無室曰樹」是也。但以藏禮器，有左房，其中北、西北皆明間，蓋周人之制如此。州學假夏后氏學名，依世室宮牆堂下，依序作屋，以處學士曰序，字亦作豫，亦作樹。《鄉射禮》云：「布席，賓南面東上」，注云「不言戶牖之間者，此射於序」，以州學無室也。《大夫席於尊東」，注云：「與賓夾尊，明賓席尊席皆直後楣下也。」注知爲州射者，經於誘射言「豫則鉤楹內，堂則由楹

外」，豫，今文作序。又云「出於其位南適堂西」，今文作「適序西」，經再言「升自西階鉤楹」，又言鹿中，不言兕中，明此經實言州學法，今文師說如此。《周官》云「五州焉鄉，使之相賓」，注云「賓客其賢者」，然則州賓即鄉賓，故鄭《目錄》注言「州，鄉屬也」，州射即鄉射，惟多少一室，其實席則俱在堂後檐下。鄭并不言處賓於西北，牆下，則室之有無，不關禮節，惟州學之堂本小於鄉，故序鉤楹內，堂由楹外，簷淺深別耳。《困學紀聞》云：「鄉庠有室，四分去一以爲堂，故淺；州序無室，則全得四分以爲堂，故深，不悟序故有左房，亦其疎也。敖繼公《集說》則云『《記》言『出東房』，是必有西房有室』，此本於朱子《儀禮釋宮注》，乃宋元人作室法，周公所不曉。今知大夫士無西房者，下於君，而《聘禮》則似有西房者，宋人或是以疑之。按《聘禮·記》云「卿館於大夫，大夫館於士，士館於工商」，此宴息之私館也。《曾子問》云「孔子曰『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，公館與公所焉曰公館』，古《禮》曰「公館復，私館不復」，此之謂也」，此言行禮之公館也。《聘禮》「還玉，賓負右房」，此言公館，故有右房。何以明之？《記》云「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命，自西階升受，負右房而立」，與《聘禮》「還玉，賓自碑內聽命，升自西階受，負右房而立」，均爲代君受玉，儀節同，則必均在公所，右房之爲公館無疑也。以《左傳》言之，魯、衛、鄭、宋在晉，各於大夫有所主，是私館；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壞晉館垣納車馬，是公館，必非毀所主大夫士家之垣也。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，其私館大夫士家無右房也。

清·方濬師《蕉軒隨錄》卷九《宇宙》 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來今日宙，夫人而知之矣。子華子曰：「太古之時，澹泊恬愉，鹿聚而麋居，其知徐徐，其樂于于，夫是之謂宇。有無以相反也，高下以相傾也，盛盈蓄息以相薄也，麗洪蘆符以相形也，由是以生，由是以死，由是以虧，由是以成，夫是之謂宙。宇者，情相接也。宙者，理相通也。」此說神奇。

清·鄒漢勛《讀書偶識》卷五 《說文解字》「樓，重屋也」。《春秋》文公十三年，「大室屋壞」。《五行志》前堂曰大廟，中央曰大室屋，其上重者也。《隋書》引服虔說「大室屋，大廟大室之上屋也」。鄭君《攷工記注》「重屋，復竿也」。《爾雅》「屋上薄，謂之筵」。注「屋竿」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竿，迫也。在瓦之下，禁上。」又曰：「禁，復屋，棟也。」《釋

名》「竿，迤也。編竹相連，迫迤也」。《招魂》「檻層軒些」，王叔師注「軒，樓版也」。《西都賦》「重軒三階」。助案：竿者，織竹爲之，釘於瓦下椽。今俗謂之桁條。戊今俗讀如懸。之間，或如竹壁加涂垠，或釘版，謂之甍版，亦稱卷朋，皆俗語也。亦施於複屋之禁俗名方。閒，故許君曰「竿在瓦之下，禁上」，言一處皆可施，非謂禁上瓦下爲一也。兩處皆施者，謂之復竿屋室也。於室之上，置禁施版，則上下皆有屋，故曰重屋，重屋即樓也。其禁俗名樓軫，其版古名軒，今謂之樓版。重軒則層樓也。復竿與重屋事本不同，然非重屋，則無復竿矣。故鄭君以復竿注重屋也。

鄭君「明堂位」注「復廟，重屋也」。《東京賦》「復廟重屋，八達九房」，若復廟即重屋，平子不宜重出。謹案：《爾雅》「室有東西廂，曰廟」，則廟之由名，實以兩廂。《漢書注》「晉灼曰「廊，堂邊廡也」。《說文》新附字「廂，廊也」。今俗尚名夾室前爲廊，夾室前實爲堂邊。以是攷之，則廊、廂一也。《周書·作雒》有「重郎」之文，當即復廟，而「復廟」而「重屋」矣。孔晁釋「重郎」爲「累屋」，亦非重廊之制，蓋重堂也。內堂有夾序，楹夾前有廊，外堂亦悉有之，故云重郎。二堂之間，爲屏以隔之，自外入內亦有階。今以《周書·嘗麥》徵之，其制可見矣。《嘗麥》曰：「惟四年孟夏，王初祈禱于宗廟，乃嘗麥于太祖。是月，王命大正刑書，爽明僕告既駕，少祝道王，亞祝迎王降階，即假于太宗，少宗、少祕于社。各牡羊一、牡豕三。史道王于北階，王陟階，在東序，乃命太史尙、大正即居于戶西南向，九州伯咸進在中西向，宰乃承王中，升自客階，作筴執筴從中，宰從尊奠字之謂。中于大正之前，大祝以王命作筴，告太宗。王命□□祕作筴，許諾。乃北向繇書于兩楹之門。」閒字之譌。助謂周孟夏，建卯之月。嘗麥者，《月令》春「食麥與羊」，又犧牲毋用牝，故羊、豕皆牡也。下文是月祠大暑。《周官經》仲春逆暑，賈《疏》中春晝夜等，已後漸暄，故知是建卯月。是與之合，故知此是建卯月也。大正即六卿。降階者，降太祖廟之階。假，至也。太宗，宗宮，文王廟也。少宗，武王廟也。少祕，祕神也。蓋天神、社、土神三處，各牡羊一。春三月行事于東堂，北階者，東堂之左階。東序者，東堂東面之尊位，如南堂之牖間南向矣。其處亦有戶牖。牖夾戶旁，戶西，即內堂之中也。南北之中。九州伯咸進在中者，在外堂東西之中，西向王也，猶南堂

之北面矣。幸乃承王中者，外堂南北之中，升自客階者，內堂之右階也。承王中南折，當階西折，乃升階也。執策從中者，從內堂東西之中，北行也。宰坐奠者，執策坐而奠也。中于大正之前者，當于大正之前也。宰坐處當內堂中少南矣。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閒者，內堂中之兩楹閒也。《作雒》言五宮咸有內階，則皆重堂審矣。

又卷七《鄉射·記》注：『五架之屋，正中曰棟，次曰楣，前曰戩。』《士昏經》『賓升西階，當阿。』《注》『今文阿爲戩。』助案：屋四注曰『四阿』。《西京賦》『珊瑚碧樹，周阿而生』。古詩『阿閣三重階』，《尚書中候》『鳳皇巢于阿閣』。以是攷之，阿即戩，爲楣前接檐之棟也。即以《士昏禮》攷之，先當檐內致命，後進至楣下，授雁楹閒，於事亦便。

又 殿屋之制，大室左右爲房堂。房堂外爲東西外堂，其於南北占堂三分之一。人臣爲夏屋無房堂，是三分去一也。其制北堂兩夾，南堂兩夾，南堂之北，北堂兩夾之中爲室。故《尚書大傳》特箸有室之文。《大傳》所以云然者，以人君之大室，在房堂之限。今既無之，疑室亦從而無，故特明之曰有室也。人臣又無重堂之制，若是則夏屋之制，二堂五室也。士堂廣狹之制，戶西容一筵，房、戶閒容二尊一筵。房東容尊，尊禁廣二尺四寸。士筵長七尺，戶博四尺許。戶西爲堂。東西之中，則自中以東半筵三尺五寸。室戶四尺兩尊四尺八寸，筵七尺，房戶四尺，尊二尺四寸，共二丈五尺七寸。筵末又須有升降之地，約三尺許。近三丈，倍之則六丈。依《尚書大傳》差之，諸侯之士，當堂廣十筵。九尺之筵。三分其廣，以二爲兩序閒，則六丈，與此數叶。又案士亦有依。見《士虞禮》。疑設尊依壁，設席少南也。鄉飲酒禮之堂，蓋準天子元士之制，賓筵在戶牖之閒，其西有三賓筵，筵又不屬。約四丈餘，倍之爲八丈餘。元士之制，序閒十二丈，故足容之也。天子之元士，則諸侯之卿、大夫也。故其制同。

又《釋名》『室中央曰中雷。古者寢穴，後室之。雷當今之棟，下直室之中，古者雷下之處也』。尋成國之意，謂中雷者，室南壁內東西之中也。古者寢穴句絕，後室之句絕，雷當今之棟句絕。下直室之中句絕。『古者寢穴』謂上古無室，穴居之世也。『後室之』謂後世，聖人易之以宮室也。上古爲穴，穴前即水雷之所注，今爲室，室前壁猶古之穴前上當棟，故古之雷，當今之棟也。棟下即室前壁，故曰『下直室之中』。《博

雅》『薨謂之甌』。《釋名》『屋脊謂之薨』。『以雷當今之棟』微之，則薨謂之甌者，以不忘古而存其名也。甌、雷字通。助謂：成國此義，較賈公彥棟北楣下爲室之說爲長。若殿屋則中雷在室東西南北之中，亦當薨之下，亦象古爲之。蓋穴有二種，有自旁入之穴，有自上下之穴。自旁入者雷在穴前，夏屋象之。自上下者雷在穴中，殿屋象之也。

又《說文》『甌，中庭也』。《廣雅》『薨，謂之甌』。《釋名》『屋脊謂之薨』。以是攷之，則屋脊爲甌矣。甌、甌、雷，古字通用。屋脊中於堂又爲庭中，則自屋脊以北至於北垣，及以南至於南垣，其修一也。《攷工記》『堂上度以筵，宮中度以尋』。視堂深廣之數，筵取三尺，以爲堂，前後左右則宮中必可尋。計準明堂之制，門居堂三之二，則中寢內寢亦不可減於三之二也。如此則宮中之廣修可定矣。計天子堂方五十筵。筵取三尺，以爲前後，合堂修凡六百尺。五寢之修，三取其二，各四百尺。中爲一寢，四角爲四寢，則五寢南北占地千二百尺。庭之修，僣五寢，合堂前爲步二百十二半，公侯堂方四十筵，筵取三尺以爲前後，合堂修四百八十尺。中寢後寢各三之二，庭視北廉以北，爲步百十六奇四尺。伯、子、男堂方三十筵，筵取三尺以爲前後，合堂修三百六十尺。中寢後寢各三之二，庭視北廉以北，爲步八十七半。人君與臣下射於寢，侯道九十弓。今伯、子、男之庭不及二步半者，以物當楣，楣前向有三步奇四尺五寸，足以容之也。小國之堂方二十筵。依法計之，則庭深三百五十尺，爲步五十八奇二尺，足容五十弓之侯道。鄉射之庭，蓋準之也。元士夏屋之制深三分去一，不能容五十弓之侯道，故人臣無燕射於寢之禮也。

清·朱一新《京師坊巷志稿》卷上 西大街街 坊四：東曰行仁，西曰履義，南北曰大市街，俗稱西四牌樓大街。南接瞻雲坊大街，井七。東有梅檀寺，西有關帝、真武二廟。街心有觀音菴，俗稱當街廟。井一。迤北曰新街口。井一。有龍王廟，詳祀祀。又北曰丁字街。井二。祝壽寺即坊巷衙衛集之響鈴寺，詳寺觀。又有龍泉寺、普慶寺、般若菴。《嘯亭雜錄》：鄂文端召入時，世宗特命海司空望起第大市街北，器用物具無不備。《嘯亭續錄》：董太保誥賜新街口。又謙郡王府在羊肉大街。謹案：王諱瓦克達，太祖孫禮烈親王四子。順治間，授征西大將軍，預議政，追諡襄，府在五王侯衙衛口。康熙萬壽盛典：李紱撰萬壽圖記：又前爲四牌

樓，圖中旂手衛樂器，自此陳設，直至西安門、四牌樓。徑南市民夾道爲燈廊百餘楹，有過街綵坊，曰慶洽無疆。明史倭倖傳：繼曉，江夏僧也，憲宗時以秘術進，日誘帝爲佛事，建大永昌寺於西市，迫徙民居數百家。毛奇齡擬《明史·李夢陽傳》稿：夢陽嘗遇壽寧侯大市街，乘醉數侯過，雜罵，舉鞭梢揮擊之，落二齒，侯隱忍去。案：壽寧侯張鶴齡也，夢陽嘗以効鶴齡繫獄。

阜成門大街 阜成門俗沿元稱曰平則門。井二。馬市橋東西，井各一。迤東爲馬市街，詳中城。歷代帝王廟在北，故保安寺址也。東西有坊，曰景德，亦稱景德街，詳祠祀。神機營所屬中營步隊置廠於此，詳兵制。宏慈廣濟寺在廟東，臨大市街，舊爲西劉村寺。白塔寺在廟西，元爲聖壽萬安寺，明爲妙應寺，俱詳寺觀。北小衛街曰白塔寺夾道，曰老虎洞。井一。曰六合大院。井二。《宸垣識略》：禮多羅貝勒府在阜成門大街北。又二等宣義伯第在阜成門大街。案：伊勒德依封宣義伯。《嘯亭續錄》：劉文定綸賜第阜成門大街。析津志：福田坊在西白塔寺。《燕都游覽志》：成化元年，於塔座周圍甄造燈龕一百八座。相傳西方屬金，故建白塔鎮之。然同時元初有五色塔，而今僅黑塔在其後，餘湮沒莫考矣。帝京景物略：元初有童謠曰：塔兒紅，北人來作主人翁；塔兒白，南人作主北人客。事見草木子古今謬。元世祖時，塔色燄赤，及明太祖兵起淮陽，塔白如故。歲元旦，士女繞塔，履屐相躡，至燈市，盛乃歇。《甲申傳信錄》：田太監亡其名，住白塔寺後，三月十九日自縊，命僕捲其橐以逃，餘書籍、花盆在焉，後楊士聰居之，覽其中書多寫冊，亦有手錄者。《坊巷衢街集》：河漕西三牌十三鋪。有廣平庫、阜成廠、揀果廠、永清左衛、北新草廠、普度堂、白塔寺、翊教寺。萬曆沈志有鷺峰寺、正法寺、寶禪寺、普安寺、妙應寺、祝壽寺。案：阜成廠、永清左衛、普度堂、鷺峰寺今無考，餘見後。

燈市口大街 井三。關帝廟前井一。鑲白旗滿洲都統署在北，詳衙署。北小衛街曰一間樓。宸垣識略：張貝子府在燈市東。《采訪冊》：熙貝勒府在燈市口，傳爲明相嚴嵩故宅。燕都游覽志：燈市在東華門王府街東，崇文街西，亘二里許，南北兩廡，珠玉寶器，以逮日用微物，無不悉具。衢中列市，棋置數行，相望俱高樓，樓設氍毹簾幕，爲宴飲地。一樓

日貫直有至數百縉者，夜則然燈於上，望如星衢。市自正月初八日起，至十八日始罷。鬻燈在市西南，有冰燈，細剪百綵，澆水成之。帝京景物略：永樂七年，令元宵節賜百官假十日。今市十日，賜百官假五日。內臣自秉筆篆近侍，朝臣自閣部正，外臣自計吏，不得過市，猶存古罰褻幕蓋帷意，其他例得與吏士軍民等過市。又內市者，東華門內，月三日市，今移燈市張矣，猶稱內市也。案：明燈市最繁盛。范景文詩所謂「文貝珊瑚看不盡」，東華門外市三條也。今燈市、內市俱廢，其地猶存燈市口之名。互詳風俗。春明夢餘錄：燈市大街，嘉靖二十九年立戎政府，統以勳臣一員，曰總督京營戎政，佐以文臣一員，曰協理京營戎政，營制有三，中曰五軍，東曰神樞，西曰神機。五軍營析爲營十六，神樞營析爲營十，神機營析爲營九，崇禎十六年八月，以襄成伯李國楨總督京營戎政，請上御書營額，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。

佟府夾道 順治時孝康章皇后之兄、安北將軍佟國綱，康熙時孝懿仁皇后之父、內大臣佟國維，皆封一等承恩公。後并襲，其賜第在此，故名。傳云：前明嚴世蕃故宅也。藤陰雜記：介少宗伯福第，在燈市口，有野園。汪文端由敦題野園詩：「數竿修竹靜生香，猶記開軒六月涼，多少樓臺圖畫裏，吟情不較野園長。」案：介爲國綱曾孫，野園今尚存。《蕪史》：寶和等店，管商販雜貨，歲徵銀數萬兩，除正項進御外，餘皆提督內臣公用，店有六，曰寶和、和遠、順寧、福德、福吉、寶延，俱在戎府街。傳云起自嘉靖年間，裕邸差官徵收，神廟時，屬慈寧宮李太后收用。天啓時，逆賢攘爲己有。武宗外紀：嘗遊寶和店，令內侍出所儲攤門，身衣估人衣，首戴瓜拉。自寶和至寶延凡六店，歷與貿易持簿算，喧詢不相下，別令作市正調和之。案：西河詩話載南東葉天樂宮詞云：寶和六店裕軍儲，無鳳烹龍日所須。謂武宗扮商賈與六店貿易，既罷，就宿廊下。則似六店在皇城內也。案：今佟府夾道有明碑一，列大璫劉瑾名，結銜稱欽差提督寶和店。又武宗嘗遊之，則非始自嘉靖也。其地明稱戎府街，今鮮能舉其名矣。

西直門大街 井四。橫橋一，名洪橋，俗稱紅橋。井一。橋南有枯渠，直達宣武門西城根，明之河漕也。神機營所轄驍字馬隊置廠於此，詳兵制。有菜市。崇正觀在街北數十武，明璫曹化淳建，俗稱曹老公觀，歲

元旦至上元日有廟市；少東爲廣濟寺，俱詳寺觀。西有崇壽菴、萬寧寺。《嘯亭續錄》：恂郡王府、惠郡王府、貝勒永璽宅，俱在西直門大街。謹案：恂王諱允禩，聖祖十四子。康熙時以貝子授撫遠大將軍，諡曰勤。今爲壽莊公主府，公主宣宗九女也。同治二年下嫁額駙德徵。惠王諱綿愉，仁宗五子。道光十九年晉親王，咸豐時授奉命大將軍，諡曰端。貝勒永璽高宗十二子，早薨。嘉慶四年追封，以嗣子綿僊襲貝勒，今爲岐公第。析津志：金城坊在平則門內。坊巷衙衛集：日中坊四牌十九鋪。有永泰寺、廣濟寺、延壽寺。《明一統志》：有永清右衛。萬曆沈志有廣化寺、瑞聖寺、慈恩寺、彌陀寺、佑聖寺、延壽寺、永泰寺、永祥寺、萬壽寺、慈善寺、華嚴寺、彌陀菴、佑聖菴、延壽菴、三官廟、三清廟、天仙廟、三義廟、城隍廟、延福廟、藥王廟。案：永泰寺見後，延壽寺詳中城，餘無考。元吳蘭丹堦獨對：至元二十九年，始用御史中丞崔彥言，以明年正月營社稷於和義門內少南，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祀。案：事具元史祭祀志。今西直門，元之和義門也。社稷壇遺址無考。《析津志》：插河水門在和義門北，金水河水在和義門南。又安濟橋在鐵平章宅後，高梁河由鐵平章橋流入元武池。元宋娶燕石集：安濟橋瀕危，俗呼捨命橋。案：元大內在今禁城西北。安濟橋、鐵平章宅，當在西直、阜成二門間。娶有渡安濟橋入史局詩，今遺蹟不可考矣。鐵平章者，舊聞考以爲特爾格，其賜第在大明宮左，見元史列傳。

日南坊 隸北城，所屬皆外城。自煤市橋觀音寺前石頭衙衛、板章衙衛以西，宣武門外大街、半截衙衛以東，皆屬焉。又靈中坊來屬三鋪詳後。會典事例參城冊定制：內城轄於步軍統領，外城外廂則設城官以理之，而皆董於巡城御史。初以正指揮司命案、緝盜賊，副指揮掌鬪毆賭竊諸細事。吏目駐外廂，職與副指揮同。康熙三十一年，移副指揮駐外廂而令吏目分掌外城之事。惟中城正指揮、吏目皆駐外城。雍正五年，命五城地界，諸犬牙相錯者，勘立界牌。十二年定設木牌之令。乾隆二年，議凡街衢寬者建石碑，其狹巷仍釘木牌。大清詔令：順治元年定鼎建號詔：一京都兵民，分城居住，原取兩便，萬不得已，其中東西三城官民，已經遷徙者，所有田地租賦，準蠲免三年；南北二城雖未遷徙，而房屋被人分居者，田地租賦，準免一年。又順治五年南郊配享詔：一北城及中東西三城，居住官民

商賈，遷移南城，雖原房聽其折價，按房給銀，然舍其故居，別尋棲止，情殊可念，有土地者，准免賦稅一半；無土地者，准免丁銀一半。

皇城周十八里有奇（一統志）。前明悉爲禁地，民間不得出入。我朝建極宅中，四聰悉達，東安、西安、地安三門以內紫禁城以外，牽車列闕，集止齊民，稽之古昔，前朝後市，規制允符。

《舊聞考》：順治十五年四月丙戌，內三院覆宗人府疏言：皇城爲皇上宸居，諸王在內居住，所屬人員，往來出入，難以稽察，應遷居於外。從之。明張萱《疑耀》：京師人呼巷爲衙衛，世以爲俗字，不知山海經已有之。食鵞鳥可以止衙。郭璞注：治洞下也，音洞。獨衙字未經見。楊慎丹鉛總錄：今之巷道，名爲胡同，字書不載，或作衙衛，又作衙洞，皆無據也。《南齊書》：蕭鸞弑其昭於西弄。注：弄巷也。南方曰弄，北方曰衙洞，弄之反切爲衙洞也。蓋方言耳。案：《疑耀》所引，見北山及中山經。然此特借字，非其本義。《說文·行部》：衙，通衙也。《廣韻》、《玉篇》義同，音徒東、徒弄二切。《廣韻》引《蒼頡篇》作衙，云巷道，今南方呼巷曰衙，北方呼巷曰衙衛。衙衛合音爲衙，衙見《爾雅》，衙見《說文》，皆古訓也。謝肇淛《五雜俎》引元《經世大典》，謂之火衙，衙衛即火衙之轉。元人有以衙衛字入詩者，其來已久。《析津志》言京師二十九街通，街通字本方言，蓋緣飾以古義，非其實也。盛百二袖堂《續筆談》：漢魯峻碑，有「休神家衙」之語。張函齋昭濟南學碑釋文云，衙即巷字。查浦輯聞云：京師巷稱衙衛，其義不典，《南史》東昏侯被弑西弄，即俗所云衙也。元《經世大典》謂之火弄，恐北音誤仄爲平，因呼衙衛也。按《曹全碑》作家巷。《爾雅》：宮中壺謂之衙，音巷。巷之讀衙，猶虹之有絳音也。又衙衛二字，已見《玉篇》、《篇海》，非後人始有。

棋盤街 東西井各一。《舊聞考》：大清門外俗稱棋盤街，乾隆四十年修葺周圍石闌，以崇體制。《東華錄》：順治六年五月癸巳，欽天監奏：宸居重地，負陰抱陽，陰宜歛藏，陽宜開廣。棋盤街房屋蔽塞，宜禁；文德、武功兩坊，左右相配，今文德坊已火，即宜修建。從之。《禮部則例》：順治八年議，大清門外原立有下馬牌，官民乘車馬者俱下。其在石闌內貿易者，永行禁止。兩旁係故明市肆，許貿易如故。《宸垣識略》：棋盤街四圍列肆，長廊百貨雲集。又名千步廊。元歐陽原功詩：麗正門當千

步街。則千步廊爲闐闐之所明矣。今大清門外，居人猶仍此名。舊聞考以門內朝房當之，蓋據《金志》而言。燕都游覽志：棋盤街直宮禁大明門之前，每朝會諸大典，京營將先期領營軍護衛，駐足其中，樹幟甚盛。若乃天街步月，雖城中多曠，觀乎此屬第一。《長安客話》：棋盤街府部對列，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賈，各以牒至，雲集於斯，肩摩轂擊，竟日喧囂，此亦見國家豐豫之象。查嗣琛查浦詩鈔：雜詠詩：棋盤街闊靜無塵，百貨初收百戲陳。向夜月明真似海，參差宮殿湧金銀。《析津志》：崇文門正南，出周橋靈星三門，外分三道，中千步廊街，出麗正門。又菜市在麗正門三橋；窮漢市一在麗正門西。案今之正陽門，元之麗正門也。明初築京城時，不言有所更改，第證以《元一統志》、《析津志》，則麗正門當與今長安街相近，所謂千步廊者，未必即在今棋盤街之地。以他無可麗，姑附此。

內官監衙門 四眼井，井一。巷口火神廟前橋二，曰駕鸞橋。明之白石橋也。詳官禁。《蕪史》：北安門內黃瓦西門之裏，則內官監也。《舊聞考》：監今廢，其地猶名內官監衙門。內有大佛堂，其碑記備列黃華門、營造庫、米鹽庫、油漆作、外鐵作、婚禮作、東行、西行、西瓦廠、石廠、黑密廠、神木廠、鑄鐘廠、供應廠、備用廠、金殿廠、稻田廠、蜂窩廠、東花房、馬鞍房、琉璃局、外冰窖等名目，與水部備考、明史所載多合。明蔣德璟題書：紫禁城有護城河，河外即御溝也。河自北開口分流，經內官監，白石橋，大高元殿之東，北上西門之外，至紫禁城下而東，而南，經太廟之東，玉芝宮飛虹橋之西；而其在西一派，則自太社、太稷壇，西至靈臺寶鈔司之東，合流於湧福河以出。

又卷下 宣武門外大街 俗稱順承門大街。街東屬北城，西屬西城。跨護城河有橋，曰宣武門橋。井三。全國會館井一。又有直隸、關中、翼城、天門、歙縣、韓城、靈石、咸長、善化、永濟、南通州諸會館。舊有四川、永豐、建昌、撫臨諸會館，今廢。西小衙門曰花枝衙門，曰堂子衙門，東小衙門曰球子巷，屬北城。有太倉會館。《香祖筆記》：韓宗伯葵所居與胡侍講任興爲鄰，韓逝未浹月，胡亦卒。藤陰雜記：宣武門街右爲陳小宗伯邦彥第，堂曰春暉，屋有藤花。文簡丙午自粵還朝，見花盛放，賦詩。今屋歸全浙會館，藤花尙盛。又龔芝麓尙書寓宣武門左，有香嚴齋，海內文人延致門下，歲暮各贈炭資。又吳少司空應萊寓順承門街東井書

屋，常以秋日召客，名曰秋盤，酒具曰犀槎。張太史映斗有犀槎歌。又得墨紗蕉幅，張之齋牖，因名蕉窗，賦詩。後歸紀太僕復亨、費學士南英，今屋已成墟，東井亦枯。《曝書亭集》：汪蛟門懋麟寓宣武門之右，窮巷蕭然，餽炊不繼，久病，夢入廣庭，得石硯十三枚，寤而作歌，因名其齋。又《紫藤軒記》：是軒之興也，合肥李相公實先之，蓋平津之閣也。其子丹壑詹事讀書於此。合肥之後，歸於長洲韓尙書，已而歸於嘉善曹侍郎，已而歸於韓城張尙書，韓城之後，穆堂先生得之，五世遞傳，皆座主、門生也。全祖望鮚埼亭集：雍正癸丑，予春試報罷，束裝欲歸，前侍郎臨川李公固留予應制科。其時侍郎居宣武門南，故合肥李相國邸也。西有紫藤軒，割以居萬公孺廬，又割其東以居予。《潛研堂集》：自珠巢街移居宣武門外題壁：真似山僧慣打包，桑根三宿等閒拋。勞如車軸無停轉，拙比林鳩未定巢。市近米鹽喧耳畔，客疏塵土積堂坳。年來學得安心訣，容膝三間即樂郊。《析津志》：窮漢市一在順承南街邊，柴炭市、果市俱順承門外。案：柴炭市今尙有之，在菜市西。坊巷衙門集：宣北坊在新城廣甯門裏，宣武門迤東，嚮關迤西至都城西南角便門西北角，七牌四十五鋪。有海波寺、永光寺、永興寺、圓通寺、玉虛觀、接待寺、竹林寺、老君堂、報國寺、紫金寺、昊天寺、善果寺、歸義寺、宏法寺。《舊聞考》：宏法寺無考，惟憫忠寺遼時石匣上有提點宏法竹林之名，似遼時已有之。案：《日下舊聞》引金國文具錄，秘書省今在燕宏法寺。《析津志》：寺在舊城，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進之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，命聖安寺設壇，爲法珍受戒爲比丘尼，二十三年賜紫衣宏教大師，有明昌四年趙鳳碑，黨懷英篆額，蓋即此寺也。海波以下寺今改隸北城，餘俱見後。明楊士聰《玉堂舊記》：崇禎丁丑九月，車駕閱城，總督京營成國公朱純臣，協理陸完學，以營兵屯宣武門外。上臨視，大加稱獎，於西南城樓召二人，各賜以酒三金碗，便以碗賜之。《明史·宦官傳》：魏忠賢生祠，順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門外。元劉崧《槎翁集》：順承門送別詩：送客出城秋已涼，大行南上楚天長。順承門外斜陽裏，蕎麥花開似故鄉。

黑陰溝 東有三聖庵。迤南有火神廟。又南里許曰黑窯廠，明工部五大廠之一也，亦曰南廠。國初設滿漢監督，後裁，設廠局。井一。其東半里許曰黑龍潭，舊爲禱雨之地，有龍王亭，今圯，詳水道。西南里許曰陶

然亭，詳寺觀。《明史·食貨志》：燒造之事，在外臨清甄廠，京師琉璃、黑窯廠皆造甄瓦，以供營繕。《舊聞考》：黑窯廠，明時製造甄瓦之地。康熙三十三年奉旨交窯戶備辦，此廠遂廢。其地坡隴高下，蒲渚參差，都人士登眺，往往而集焉。《宸垣識略》：廠今廢。窯上建真武殿三楹，翼以小屋，道人居之。路口有靈官閣，坡徑迂迴，盤折而上，名曰窯臺。閒搭涼篷，設茶具，重陽後葦花搖白，一望瀾漫，可稱秋雪。沈德潛有登高詩。《藤陰雜記》：黑窯廠登高詩充棟，惟漁洋四律，蒼涼沈鬱。龔芝麓花朝燕集，又招汪荅文、王阮亭、李湘北、陳其年、錢董玉虬，以秦州雜詩分韵。徐儋園有陳說嚴太宰招同竹垞、西溟，黑窯廠最高處。《燕集詩》：張幄以禦風，重氈覆青油。芳茵藉促坐，曲几羅庶羞。似支搭帳幄，未有亭閣。洪亮吉《北江詩話》：揚州申副憲黻官京師日，重九日同人集黑窯廠登高賦詩云：古來重九西風冷，明日長安落葉多。蓋是年秋試以初十日揭曉也。案：《覺生詩鈔》：春日瑤臺看雲詩，又有雪後登瑤臺詩，改密爲瑤。又黑龍潭，康熙中爲讌游之地，徐儋園、王橫雲集俱有詩。胡南荅九日集黑潭詩：北望雲霞雙闕迤，西來紫翠萬峰攢。張匠門大受游黑龍潭，地爲新城尙書游讌處，賦詩。柘坡居士集：陶然亭，康熙乙亥江郎中藻所建，取白居易：更待菊黃新釀熟。共君一醉一陶然。《藤陰雜記》：陶然亭又名江亭，有記勒石，百餘年來遂爲城南觴咏之地。春秋佳日，宴會無虛。亭前廊以軒楹，可容小部。名家集中多有登覽之作。查他山詩：望遠村東緩轡游，忽從飲馬得清流。自注：余寓城南道院，在望遠村，去亭二里。近人詩以曹習庵仁虎穿荻小車疑坐艇，出林高閣當登山爲絕唱。《東洲艸堂集》自注：舊亭有王孟津書大字扁。案：亭在觀音庵西偏，壁嵌江藻陶然吟，其序稱，京東南隅有慈悲庵。又大興張志：觀音堂在珠營。湯右曾有秋日登大悲庵後亭詩。皆即今觀音庵也。庵有遼壽昌中慈智大師石幢，稱茲地爲京東，證以長生觀之在豐宜關，智泉寺之在子城東門外，憫忠寺之門臨康衢，地望悉合，舊城東南遺址約略可知矣。長生觀、智泉寺，俱詳西城。

上斜街 井一。靈官廟井一。關帝廟有三，其在東者俗稱頭廟，井一。北有山右三忠祠，明天啓四年敕建，祀張銓、高邦佐、何廷樞等。乾隆間重修，有朱筠碑記，詳祠祀。今爲山西會館。又有中州鄉祠，番禺會

館。街北臨護城河，有響聞，明正統間侍講劉球請於宣武門西作減水河，故其故蹟也。逾河爲宣武門外西，城根橋一。內城溝沿水出水關後逕橋下入護城河，詳水道。《藤陰雜記》：宣武門外河名銀灣。王文安鐸所題孫松坪《中秋詩》：碧漲銀灣類影娥。《池北偶談》：明時六月十二日，御殿洗馬於積水潭，導以紅仗。今三伏日洗象，亦導以紅仗，在宣武門外響水關上。案：《漁洋集》有洗象行。又有竹枝詞：玉水輕陰夾綠槐，香車筍轎錦成堆。千錢更買樓窗坐，都爲河邊洗象來。《曝書亭集》：喬侍讀萊嘗闢一峯草堂於宣武門斜街之南，暇與布衣紉履之士詩篇酬和。查慎行酒人集自注：己已寓居上斜街，與孫愷似致彌近，僅一垣。又《槐移集小序》：去宣武門西半里，有陋室十餘間，從馬上望見，老槐二樹，亭亭出屋，遂做居焉。有移居詩二十韻。又有周桐野、王樓村《過槐移看菊留飲詩》：老瓦盆中花十本，上槐街裏屋三間。《藤陰雜記》：朱竹垞曹贊善鑒倫移居詩：後園虛閣壓城壕，潑潑跳珠插口牢。正好憑闌看洗象，玉河新水一時高。今洗象在宣武門西河內，其居必是上斜街。又查他山同園看花詩：結鄰真喜近斜街，步履尋春又一回。五日重來光景換，早花零落晚花開。復有《同園修禊詩》，今無考。徐司寇《乾學集》有《飲李將軍園亭詩》：宣武門西別業幽，羣公載酒共銷憂。今亦無考。又顧俠君嗣立家吳中，有秀野堂，京寓宣武門壕上，背郭環流，雜蒔花藥，查查浦顏曰小秀野，并繫以詩。俠君自題云：數間小屋傍城西，紙閣屏風新品題。堪笑生涯同燕子，春深到處好添泥。草堂春柳正參差，芍藥紅蘭漸著花。生怕夢歸難識路，却教移得到京華。壕上今上斜街，寓址莫考。余質官廨七年，藤蘿成陰，丁香花放，滿院濃香，不得已而遷去，賦留別詩。案汪沆《槐廬詩話》：顧俠君入都，寓宣武門三忠祠內，小屋數椽，顏曰小秀野，自題二絕句，一時名流和者甚衆。又道光時平定張穆嘗屬祁文端補題《小秀野》三字，懸之祠偏老屋。事見穆所編《閩潛丘年譜》。漫訖亭集有題小秀野圖詩。【略】題詩者十九人。又云：魏坤小村第二圖，新城、秀水皆有題詩。

正陽門外大街 俗稱前門大街，跨護城河有橋，甃以文石，中爲馳道。南有坊，顏曰正陽橋。迤南直達永定門街。其北傍月牆者，東曰荷包巷，西曰帽巷。高承埏鴻《一亭筆記》：正陽門前搭蓋棚房居之爲肆，其來久矣。崇禎七年，成國公朱純臣家燈夕被火，於是司城毀民居之侵占官

街棚房壅塞衢路者。金侍御光宸上言：窮民僦居無資，藉片席以棲身，假貿易以餬口，其業甚薄，其情可哀，皇城原因火變，恐延燒以傷民，今所司奉行之過，概行拆卸，是未罹焚烈之慘，而先受離析之苦也。且棚房設中途，非盡接棟連楹，若以火延棚房，即毀棚房，則火延內室，亦將并毀內室乎？疏入，有旨停止。魏祝亭《天涯聞見錄》：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一日，正陽門外火，計焚官民房四千一百有七，並延燬牌坊城樓。《水曹清暇錄》：正陽門前多賣眼罩，輕紗爲之，蓋以蔽烈日風沙。勝國遷客辭闕時，以眼紗蒙面，今則無所忌也。吳偉業《讀史偶述詩》：布棚攤子滿前門，舊物官窠無一存。王府近來新發出，剔紅香盒豆青盆。香祖筆記：燈市初在靈佑宮，稍列書攤，自回祿後，移於正陽門大街之南，則無書矣。《燕石集》：四方進士來試南宮者，率僦居麗正門外。《明一統志》：南城兵馬司在城外正陽街。

東河沿井一。步軍統領所屬南宮守備署在南，詳兵制。有奉新、浮梁、句容諸會館。迤東隸南城。逾河爲正陽門外東城根，有朝陽閣，明建，乾隆間重修，置粥廠於此。東有橋，玉河水出關後，逕橋下入護城河，詳水道。坊巷棚衙集：正東坊自正陽門東河沿至崇文門外西河沿，八牌四十鋪。有蕭公堂、崇真觀、天慶寺、慈源寺、清化寺、東西三里河、蘆草園。案：三里河、蘆草園見後。蕭公堂諸寺觀俱詳南城。

驛馬市大街 卽南大街。井一。黎明市曰西小市。元帝廟，明建，前室祀馬神，亦稱馬神廟，有王熙、劉廷玉二碑。設驛馬稅局於此。有直隸、三晉、中州諸會館。迤東有橋，曰虎坊橋，明虎房遺址也。今橋北小巷，猶有是名。房或訛坊。井一。有福州湖廣、宜昌、三原、襄陵、曲沃、杭州諸會館。南小棚衙曰九道門檻。北小棚衙曰磨臍棚衙，曰虎房，在魏染棚衙西。《藤陰雜記》：竹垞已未同徐檢討鈞移寓虎坊橋，輯《瀛州道古錄》。查他山別譚都諫瑄詩：宣武門東舊宅，虎坊橋畔憑欄。可惜手栽紅杏，花開又讓人看。似皆橋西實宅。閻恭定循琦廓而大之。繼居者王韓城、趙副憲。陳無軒焯肄業成均，館韓城邸中。宋芝山葆淳作湘管齋圖，題屋宇韻七古，和者甚衆。朱笠亭炎諸君又合作一圖，無軒答詩，後錄爲湘管聯吟。又毛西河會鴻博同年于衆春園，各賦一詩。始未知其地，偶見筆肆招帖，乃卽今虎坊橋西炭廠也。邵齋蕭玉芝堂詩集：虎坊橋新寓

有作。《潛研堂集》：移寓詩：客居燕臺兩寒暑，有似澤雉游樊籠。虎坊菜市三易寓，去住蹤跡風轉蓬。紀昀姑妄聽之：余虎坊橋宅爲岳威信公故第，廳事東偏一石高七八尺，云是雍正中造宅時所賜，移自兔兒山者。余號孤石老人，以此。有青桐，數百年物也。蟲蛀一孔，雨漬久而中朽，遂枯。黃安濤《眞有益齋文編》：癸酉秋仲，始偕舍人曾君崑崗僦屋宣武門外虎坊橋側，屋爲前大宗伯紀文達公故居，乾隆間，大將軍岳威信公創築者也。文達裔孫割牛見質，中有室類舫者曰岸舟，有若堂者曰閱微草堂。履聲已遙，題署可識。蓋文達昔年燕閒撰著之所，于斯在焉。如是我聞：虎坊橋西一宅，南皮張子畏故居也。今劉雲房副憲居之。中有井，子、午二時汲則甘，餘則否。《太乙舟詩集》：和葉雲素移居詩：相公舊第亦前緣，廉讓風高願執鞭。朝典夙諳原望重，楹書誰讀況兒賢。長齋自守庚申夜，修綆誰爭子午泉？一笑元龍樓百尺，也辭故宅賦新編。注：宅爲王文端舊居，有子午泉。案：此卽如是我聞所紀之宅。許宗衡《玉井山館詩餘》：漢陽葉名灃作橋西老屋卷子，著《橋西雜志》，內有風雨懷人館，亦見詩集。《陳句山年譜》：庚辰二月，自棉花棚衙移居虎坊橋。胡穉威年譜：乾隆十一年丙寅，居南城九條門檻，卒歲養病。《蒲褐山房詩話》：周大樞字元木，山陰人，在京師寓虎坊橋小棚衙，門有大井，老屋三間，壘鹽終日。予贈以句云：小住常依元亮井，出游誰問孝廉船？蓋紀實也。莫友芝邵亭詩鈔：國子學正劉菽雲傳瑩招同曾學士國藩，小飲虎坊橋寓宅，歌以爲別。又有歸來索居過三載，憶子往往夢虎坊之句。

保安寺街 井二。保安寺少東有玉皇廟，明崇禎二年建，俱詳寺觀。有豐城新、舊會館。尙綱堂《蕭寺集小序》：辛酉，移寓保安寺，砌花數種，綴以小蘭，雨鈴風磬，間出韻語，爲輾紅中關一清涼界也。成克鞏《重修玉皇廟碑》：余所居之右，有玉皇廟。趙佑《四書溫故錄自序》：乾隆五十二年書於保安寺街。邵長蘅《青門旅稿小序》：己未，客都門，寓保安寺街，與阮亭衡字相對，愚山相距數十武，冰修僅隔一牆，其年寓稍遠，隔日輒相見，常月夜偕諸君叩阮亭門，坐梧桐下，茗盃清談達曙。愚山《贈行詩》：踞月夜敲門，貽詩朝滿扇。蓋紀實也。又《與阮亭尙書書》：奉別十年，回憶寓保安寺街，踏月敲門，諸君箕坐桐陰下，清談竟夕，恍然如隔世事。王士禎《香祖筆記》：海寧陸冰修嘉淑，昔在京師，與施